

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出场语境与本质内涵

——兼论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

焦 佩,田安琪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资本主义绿色掠夺是无序资本以生态保护的名义,推行对生态资源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将原本公有的生态资源掠夺为新的资本。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历史语境是资本以绿色为借口在时空上的持续膨胀,时代语境是资本野蛮生长所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理论语境是旨在改良和粉饰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的兴起。资本主义绿色掠夺一方面在资源保护的旗号下实现了对生态资源的私有化,促进资本向生态领域的扩张,造成资本对生态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在提高生态保护效率的口号下,导致生态资源享有的两极化,由贫富差距造成的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生态鸿沟愈加明显。建设美丽中国,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中国向世界提交了独具特色的绿色方案:理论上,中国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生态责任和生态正义;制度上,中国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夯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系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建设;机制上,中国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国际上,中国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推动全球生态合作共享,照顾发展中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切。

关键词: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绿色资本主义;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4)06-0069-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49-50} 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仅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找寻答案,而且要在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中吸取教训。资本主义绿色掠夺(Green Grabbing)是绿色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即无序资本以生态保护名

义,推行对生态资源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将原本公有的生态资源掠夺为新的资本。目前,国内学界对资本主义绿色掠夺还鲜少关注。为此,通过对资本主义绿色掠夺进行引介和批判,有助于坚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避免掉入简单套用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解决生态问题的陷阱。

一、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出场语境

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出场具有历史、时代和理论三重语境: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张

引用本文:焦佩,田安琪.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出场语境与本质内涵——兼论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6):69-7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KS165)

作者简介:焦佩(1979—),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E-mail:peggyjiao@163.com

轨迹是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历史语境,以气候危机为主题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压力是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时代语境,资本主义改良框架下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理论语境。

1. 历史语境

资本主义之下的无序资本是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主体,它的历史演变轨迹即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历史语境。马克思在谈到资本扩张问题时,以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要素的结合为例指出:“资本一旦合并了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财富的原始源泉,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资本赖以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2]可见,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历史语境就是资本将自己的范围扩展至生态领域的过程。

一方面,资本主义绿色掠夺是资本向绿色产业进军的产物。为了追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资本不断拓展投资时空: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代,资本主要被固定在厂房和机器上,企业热衷于圈地建厂和提高机器的技术水平;在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时代,资本不仅开辟出以教育、休闲、家政等为代表的新产业,而且开辟出以股票、期货及各种金融衍生品为依托的虚拟投资时空,在虚实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的时空扩张。当前,在以绿色产业为新兴产业的背景下,资本开始争夺绿色生产要素,将原本属于大众的生态资源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跑步机”上的不变资本。通过资本主义市场购买的方式征用绿色生产要素,最初涉及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而后扩展到环保、科技等其他领域。掠夺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行为又被称为绿色土地掠夺,其本质与“羊吃人”圈地运动相同,绿色土地掠夺只是将土地的资本价值从种草养羊,变为种植生物燃料或创造碳汇。自然资源一旦被发现可以创造利润,它就不仅变得可以出售,而且必须出售。科技资源也是如此,资本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形成绿色科技垄断,进而支配绿色生产链,以获取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绿色掠夺是资本收割

全球生态资源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不断超越国界限制:在产业资本时代,资本操纵着全球工业生产要素的流向,将生产原料丰富的国家变为原料供给地,将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变为商品加工地;在金融资本时代,资本继续通过货币、利率、汇率等手段,制造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跨国转嫁经济危机。绿色资本出现以后,环保成为资本收割全球生态资源的幌子,与跨国公司的直接购买相比,以环保基金会的外壳进行全球环境资源掠夺的模式更为隐秘。资本利用人们对环保的关注和支持,将自己的逐利行为隐藏在看似正面的环保活动背后。20世纪末,环保主义者约翰·伯顿和杰拉德·伯特兰创立世界土地信托基金会,以生态保护的口号募捐筹集资金,用来购买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资源,宣称在伯利兹拯救了23.6万英亩受威胁的热带雨林^[3]、在菲律宾保护了丹朱干岛的珊瑚礁^[4]。只要访问该基金会的网站,轻松点击鼠标付款即可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出一种只要有钱就可以实现生态保护的幻觉。大自然保护协会和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等传统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也开始通过认养土地和领养动物的方法来实现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生物碳封存等目的。各类环保基金会与资本运作的逻辑相结合,在资本的操控下,公众的虚假参与感得以满足,资源最终流向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保护项目,而真正需要保护的生态脆弱地区或物种却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2. 时代语境

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时代语境是全球气候变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无序资本热衷于向生态领域扩张,这是因为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生态议题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问题之一,这使得资本可以以绿色之名进行更为隐蔽的掠夺,甚至因标榜改善生态环境而自居道德高地。

一是生态问题已经超出环境学范畴成了一个热门的跨学科研究问题。当前,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亟须用多学科知识进行多重维度阐释。美国环境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介绍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可怕影响,生态问题研究进入大众视野。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问题,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变得必不可少,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旅游学、生态心理学、生态水文学、生态病毒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研究方向相继产生。联合国持续呼吁并组织生态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如1971年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致力于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建立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1984年发起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涉及地球系统动力学的交互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研究这些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及人类活动在这些变化中的作用;1990年发起的“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影响计划”覆盖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工业化转型、能源生产与消耗、人口统计与资源利用的社会因素、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淡水保护与质量、人类健康、全球变化等多方面。

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生态问题纳入国家政策体系。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推进或更新相关政策措施,如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以后重启被特朗普政府中断的绿色新政,提出了包括基础设施改造、全球气候治理、清洁能源、环境正义等在内的《清洁能源革命与环境正义计划》;同年,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通过的《欧洲气候法》要求欧盟各成员国积极制定各项战略,以适应和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日本则将先前发布的《绿色增长战略》更新为《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鼓励新能源行业的技术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将生态环境目标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2021年,巴西环境部长若阿金·莱特宣布,巴西将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并在2050年前实现碳排放碳中和。此前,巴西政府已经分别在2021年4月和10月相继出台了“ABC+计划”“国家绿色增长计划”等多项生态环境保护计划,旨在加强对亚马逊雨林在内的生态资源保护,促进生物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2022年,我国生态环境部联合其他部门印发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并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的试点工作,以不断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是围绕生态问题形成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一方面,参与合作的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如,联合国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有113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180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会,发表讲话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百余位;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有19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5000多个非政府组织、2000多个媒体机构参会。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协定、公约和议定书已有200多项达成。另一方面,国际合作不仅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和深入,而且在范围上不断扩大。各国围绕环境问题进行的合作已从局部地区环境问题向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改善、海洋环境治理等多领域生态议题转变。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这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对生物资源的合理使用等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1994年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约,此后,《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相继发布,不断要求各缔约国重新评估节能减排目标,制定公正转型战略。

3. 理论语境

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出场的理论语境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通过政策的调整和技术进步来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即绿色资本主义理论的出现。绿色资本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有效解决生态问题,换言之,目前的生态问题可通过资本主义的市场和技术等手段加以解决。资本主义绿色掠夺是绿色资本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着重强调可通过“购买”的方式达到保护生态资源的目的。

一方面,绿色资本主义迷信资本主义市场能解决生态问题。在绿色资本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与生态学的主张是兼容的,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可以为生态系统服务:首先,

只要把自然资源设定适当的价格就可以起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作用。在绿色资本主义看来,自然资源的免费造成了人们无限度索取,只要通过绿色会计系统把自然资源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特别是赋予稀缺资源高价值,就可以有效规避破坏。其次,资本主义市场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效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提出,资本家认为“如果环境资产没有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完全融入市场体系之中,市场就不可能引导各家公司高效地利用环境资产。因此,环境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生态资产转化成可以销售的商品。”^[5]¹⁹ 如果将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进行定价,就可以建立高效的追责机制,激励企业重新制定环保方案以减少污染。最后,在绿色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看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污染承受的损失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向经济落后的国家转移高污染企业,甚至倾倒垃圾和工业废物,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也是合乎情理的,应当受到经济政策的支持。

另一方面,绿色资本主义认为改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在绿色资本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并不先天就具有破坏生态环境的特质,而是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与生态保护的共生。绿色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面对生态问题时的理论诉求,力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绿色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通常被人们称为“蓝绿色”,其中的“蓝”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绿”指的是生态环境,他们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换言之,生态问题是全人类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而不能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开发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等改良措施,引导资本进入绿色领域,进而实现绿色发展。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这种绿色发展呈现“区域化”和“有选择性”的特征:“区域化”是指他们会将重污染集中于某一个地区,以使得另外的某一个地区相对更清洁;“有选择性”是指选择部分地区实行绿色经济战略,选中的绿色经济战略会依靠其他部门或地区的牺牲来实现。

二、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表象与本质

作为绿色资本主义方案的现实表征,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表象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绿色保护”,本质却是为了“资源掠夺”,致使生态资源的不断私有化和生态资源享有的两极化:一方面,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在资源保护的旗号下使得生态资源不断被私有化,实现资本向生态领域的扩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在提高生态保护效率的口号下,导致生态资源享有的两极化。

1. 资源保护表象下的私有化

资源保护是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主要幌子,掩盖着其自然资源私有化的本质。当公共性的自然资源被资本家以资源保护之名私人占有时,自然资源也就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马克思在谈到现代农业对土地的掠夺时写道:“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⁵¹⁹ 因此,从表面上看,资源保护是在资源管理和政策制定中,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名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这些措施往往包括对自然资源明码标价、纳入资本主义市场、推广绿色技术等,旨在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些措施实质上加速着私有化的趋势。

一方面,表面上的资源保护被用作私有化的借口,常常导致资源垄断,实际效果与保护资源的初衷背道而驰,他们先是以资源保护为名将自然资源明码标价。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根本动机不是保护自然,而是将被保护的自然资源收入囊中以获取利润。无论是建立自然保护区还是扩大高碳汇植物(例如棕榈油)种植园,绿色利润都被计算其中。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加强对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时就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全国的自然景观,并威胁到户外休闲经济,该经济每年产生 6 460 亿美元的消费支出和 610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政府将投资 2 600 万美元用于国家公园修复项目,其中 1 600 万美元来自非政府合作伙伴,“国家公园

管理局每投入 1 美元,就会给美国经济带来 10 美元的回报”“美国 48 个州的国家公园土地每年储存 1 480 万吨二氧化碳,提供这项服务的价值每年超过 5.8 亿美元”^[7]。荷兰学者 Chantal 等通过分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绿色生态旅游项目发现,生态保护机构侵犯了当地居民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从而得出结论:生态保护只是用来掩盖经济开发项目的负面影响,以获取政府对进一步扩大投资的支持^[8]。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绿色掠夺通过给自然资源明码标价而将其推向资本主义市场,表面上是为了提高生态保护的效率,但本质上却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逻辑,这种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私有化的进程。新自由主义者推行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化交易,将自然资源的买卖等同于保护,这使得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当地发展的实际需求在资本主义市场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加拿大学者 Elizabeth 探讨了莫桑比克林波波河国家公园因保护而引发的驱逐活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绿色掠夺所产生的新的流离失所^[9]。在自然资源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影响下,全球首个生态资源服务信息交流平台——生态系统市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所——美国洲际交易所持续发布土地、水源、山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信息的交易价格数据。2012 年“里约+20”峰会将“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设为重要议题,这更加坚定了新自由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市场用作生态保护的决心,此后无论是绿水青山还是环保科技,都交给了资本主义市场这只“万能之手”。

总之,在资源保护的名义下,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导致生态资源逐渐被私有化的实例在全球范围内屡见不鲜。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往往以资源保护为名,不断被私有化,但其结果通常是加速了环境破坏。20 世纪 60 年代起,摩洛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鼓励下推动牧场私有化改革,他们宣称防止“公地悲剧”,土地私有化通过“环境保护”的名义被推进,但实际导致了土地退化和资源剥夺。新自由主义倡导者们依赖于殖民时

期的衰落主义环境叙事,错误地将土地退化归咎于牧民过度放牧,以掩盖其掠夺资源、不断私有化的本质^[10]。除了土地资源的私有化,水资源的私有化也被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民众所反对。私营公司宣称通过私有化的方式用来改善供水服务、保护水资源,但水资源私有化的改革往往造成水价上涨、糟糕的服务,从而引向“再殖民化”。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份评估不同国家水私有化情况的报告得出结论:从阿根廷到玻利维亚、从菲律宾到美国,认为私营部门是公平和效率的灵丹妙药,是加速实现全民用水所需的信念已被证明是错误的^[11]。在巴西,森林保护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府在拆除其核心环境机构的同时,逐步将森林保护的责任转移到私营部门。在 COP26 峰会上,超过 100 个国家签署了森林协议,承诺到 2030 年停止并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然而在贾伊尔·博索纳罗领导下,亚马孙森林的砍伐率却飙升。尽管巴西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市场机制和自然解决方案,但这些策略仍被批评为掩盖实际环境破坏的手段,且其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和社会公平性也受到了质疑^[12]。

2. 提高效率表象下的两极化

在提高生态保护效率的口号下,资本主义绿色掠夺实际导致了生态资源享有的两极化。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积累时就指出资本的目的就是对社会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6]607} 资本主义绿色掠夺依靠市场提高保护效率,绿色要素被资本掠夺,绿色科技壁垒铸就,劳动者的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在收入两极分化之外又出现了生态两极分化,即形成生态鸿沟。所谓生态鸿沟是指国家或个人在碳排放量方面的两极分化现象,他们或因为无力购买碳排放权而放弃发展,或因为丧失所有权而被动出售碳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的绿色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为不同的国家和个人编制了一张生态社会关系网络,试图固定其在生态保护中的角色。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市场中,科技创新依赖发达国家和大企业,生态补偿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生态难民。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社会叙事之下,一些国家和人完成了绿

色领域的新积累,而另一些国家和人则被剥夺了原有的生态享有权利。

就国家层面来看,跨国资本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不同的生态定位。正如马克思所示:“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6]466}。工业资本将发展中国家规划为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绿色资本则将发展中国家定位为污染排放区和碳汇区,一边将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边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转为碳汇出售。《卫报》环保记者 John 批判资本主义绿色掠夺是以环保为名行殖民主义之实,“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建立野生动物园和其他保护区,数万人被驱逐”“一个新的重大的气候变化理念正在席卷全球,富国为穷国不砍伐树木的行为付费来换取碳排放权。一种方式是向这些国家和团体支付现金,另一种方式是建立全球碳交易系统,穷国出售锁在树上的碳汇,富国购买碳汇后继续像往常一样污染。”^[13] 同样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Kristen 等在对非洲人工林公司占有绿色资源的案例研究中也指出:“虽然私营部门对人工林进行碳抵消的国际投资被广泛支持,以应对该国的环境危机,但这是碳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土地掠夺的一部分。在这种碳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深刻的不利于当地生计的结果”^[14]。这种不平等的生态世界经济秩序,一方面将工农业的生态损害转移到全球南部,另一方面将自然资源的生态收益转移到全球北部。

其实,全球的生态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现象。以美国和埃塞俄比亚为例,一个是发达国家的代表,一个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均 GDP(现价美元,2020年)为 6.3 万美元、人均碳排放量 15.2 t(2018年)、森林面积占比 33.9%(2020年)、贫困人口比例 1%(2019年)、通电率 100%(2020年);埃塞俄比亚的人均 GDP(现价美元,2020年)为 936.3 元、人均碳排放量 0.1 t(2018年)、森林面积占比 15.1%(2020年)、贫困人口比例 30.8%(2015年)、通电率 51.1%(2020年)^[15]。与此相

对应,美国的环境绩效指数全球排名第 24 位(2020年),埃塞俄比亚的全球排名为第 134 位(2020年)^[16]。可见,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碳排放量越大,但碳排放量越大却不代表环境绩效越差,因为环境指标可通过技术垄断和市场购买来改善。这样,在没有实现环保技术强制许可的情况下要求欠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减排政策,就等同于剥夺了其发展机会。国际资本操纵之下的绿色发展,对欠发达国家意味着,或是放弃发展,或是在国际不平等的生态经济链中任人摆布,结果都会加剧全球南北之间的两极分化。

就阶级层面来看,资本家和劳动者在碳排放量问题上同样是不平等的。目前,大部分的碳排放量是跨国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生产的,根据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的碳信息披露项目统计,自 1988 年以来,仅 100 家公司就贡献了全球 71%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全球 50% 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追溯至 25 家公司和生产实体,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雪佛龙、皮博迪、道达尔和必和必拓等跨国公司位居前列^[17]。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绿色新政中也随处可见对企业的扶植政策,甚至对一些企业强行“漂绿”。2021 年,欧盟出台《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的目的是防止“漂绿”,却因为将天然气标记为“绿色”,由此忽略了甲烷对环境的影响而卷入了“漂绿”丑闻,成为“漂绿”的推动者^[18]。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签署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有 7 870 亿美元用于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只有 1 20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创造“绿色就业”,占比仅为 15%^[19]。韩国文在寅政府不仅与现代汽车、三星电子、Naver 等垄断企业携手共建财阀绿色新政,而且绿色新政共投资 61 万亿韩元,只是总计投资 222 万亿韩元的新政的一个方面,占比不到 30%^[20]。

其实,消费层面产生的碳排放也和个人财富呈正相关关系。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之下,富人的碳排放远远大于穷人,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时,生态鸿沟也就愈加明显,如穷人会为了节省电费而换下大瓦数灯泡、为了节省交通费而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步行、为了节省食宿费而省吃俭用;而富豪则不会操

心水电费、餐饮费、着装费,出行使用大排量私人轿车,甚至动辄乘坐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过着“挥碳如土”的生活。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研究员 Siddhartha 明确批判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能够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观点,提出“我们真的能通过市场机制拯救气候吗?我们真的能像清洁发展机制声称的那样,让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吗?在我看来,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办法不是某种将碳商品化的市场机制。这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鼓励,以创造更多的碳,并扩大现有的污染做法——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21]

三、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何汲取资本主义生态掠夺的经验教训,发挥社会主义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制度优越,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大问题,这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真正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为破解全球性的生态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

1. 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致力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唯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内在逻辑,打破绿色资本主义的迷思。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秉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明确反对绿色资本主义下的绿色保护思路。福斯特表示资本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么摒弃阻挠把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目标的一切行为,要么面对自然后果,即迅速失控的生态与社会危机及其对人类和众多其他与我们共存物种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5]17}。全球绿色左翼学者大都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

变革,打破生态资源的私有化和损害代价外部化的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以寻求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替代性方案。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引发的生态危机将社会主义推向了前台,“资本主义已证明自己就是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能达成某种婚姻关系的媒人,或者更谨慎地来讲,如果说这种婚姻关系的前景还遥不可及,那么至少可以说,某种婚约关系已开始了”^[22]。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强调生态责任和生态正义,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规制资本和技术。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在社会制度的性质判定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生态资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构建生态利益共享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反对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来达到保护的目的,而是要保障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发挥国有企业在绿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排除利用资本的力量无限占有生态资源的可能性,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多系统配套的政策组合,加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间的协同运作”^[23]。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利益共享理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绿色转型中的正当权益,保障人民群众共享生态利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民福祉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4]113},聚焦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努力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不断增强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能力。

2.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健全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24]61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支撑,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5]。

一方面,着力完善生态文明的基础制度,以有效遏制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掠夺和无序扩张。生态文明基础制度是支撑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的根基和前提,包括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自然资源财产所有权委托代理制度等。通过建立这些制度,可以有效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有利于全面提高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生态文明基础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确保这一改革能够更加科学、系统和可操作。二是必须系统推动环保制度体系的建构,使“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1]11}。明确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在生态环保制度建设上的责任,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任务分工体系。

另一方面,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以加快系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迷恋市场对绿色发展的调节作用不仅会造成垄断而降低生态保护效率,而且会造成生态资源享有的两极分化。以碳交易市场为例,“引入碳交易表面看来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但实际上却创造了牟利的市场。”^[26]为此,在运用市场手段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建设中,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必须协同发力,将制度建设覆盖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体系等多个领域,贯穿谋划、部署、推进、考核的制度建设全过程。

3.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27]463}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绿色生产,着力构建绿色健康的消费观,倡导绿色生活理念,从根本上区别于绿色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区域性、排他性的“帝国式生活方式”。

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绿色生产,鼓励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注重从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采取环保措施,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涉及节能、降耗、减污等多重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28] 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化”的生产力,是实现绿色生产,进而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客观要求。“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创新绿色生产方式,摆脱传统生产和增长方式,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永续的绿色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又称可持续消费,即以生态平衡、资源有序利用、环境保护为主要宗旨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减少使用一次性生活用品、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推广环境标识产品、拓展绿色产品消费市场等。绿色生活是一种对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2016年出台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积极引导居民践行绿色消费模式,树立健康的消费观。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呼吁“世界各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鼓励绿色复苏、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头”^{[27]544}。

4. 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

倡导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超越以生态保护为名的资本主义绿色掠夺行径,才能真正意义上推动全球生态合作与共享。乌尔里希·布兰德等认为,绿色资本主义建立在国际霸权理论基础之上,“全球气候变化的案例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尽管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但在北方发达国家看来,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终将发生并正在转移到那些更脆弱的南方国家”^[30],反对绿色资本主义就要反对国际生态霸权。要在涉及生态的重大问题上明确责任和义务,反对资本主义的绿色掠夺和进一步剥削,真正构建起全球生态共同体。Arnim 等倡导在协商的

基础上对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进行重大修订,以防止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绿色掠夺问题^{[31]9-18}。世界银行于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倡依靠自然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用更接近自然的方式来应对诸多挑战,这是明显区别于传统的自然保护方式,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新的政策方案。

近年来,我国将生态文明思想先后融入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维度,将中国人民对绿色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世界人民对绿色美好生活的追求融为一体,冲破了西方主导的生态霸权主义,致力于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环境权与可持续发展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环境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存在差异。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照顾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32]

四、结 语

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企图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和技术解决生态的发展思路是行不通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只会更尖锐,资本主义与绿色焦虑将持续共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市场始终未能摆脱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绿色掠夺造成了公共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以及难以逾越的生态鸿沟,这就要求必须在对资本主义绿色掠夺的批判中汲取有益经验,积极寻求和形成应对全球生态困境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运用系统性思维破解全球生态难题,为世界提交了中国的绿色答卷,不断开创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 THE WORLD LAND TRUST. 236,000 acres saved! the partnership to preserve Belize's maya forest[EB/OL]. (2021-04-22). <https://www.worldlandtrust.org/news/2021/04/partnership-belize-maya-forest/>.

[4] THE WORLD LAND TRUST. Danjungan island[EB/OL]. (2022-04-11). <https://www.worldlandtrust.org/tabs/danjungan-island/>.

[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celebrating earth day with new steps to protect people, places and local economies from climate change[EB/OL]. (2015-04-2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4/22/fact-sheet-celebrating-earth-day-new-steps-protect-people-places-and-loc>.

[8] CHANTAL E W, STASJA K, NADYA K. Environmentality, green grabbing, and neoliberal conservation: the ambiguous role of ecotourism in the green life privatised nature reserve, Sumatra, Indonesi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 30(11):2614-2630.

[9] ELIZABETH L. Green grabs, land grabs and the spatiality of displacement: eviction from Mozambique's Limpopo national park[J]. Area, 2015;1-11.

[10] DIANA K D. Neoliberalism, environmentalism, and agricultural restructuring in Morocco[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6, 172(2):88-105.

[11]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The impact of privatisation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EB/OL]. (2024-05-29). <https://www.iwapublishing.com/news/impact-privatisation-sustainability-water-resource>.

[12] CIAUDIA H. COP26: Brazil dismantles its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while forest protection ends up in private hands[EB/OL]. (2021-11-09). <https://blogs.lse.ac.uk/latamcaribbean/2021/11/09/cop26-brazil-environmental-institutions-private-hands/>.

[13] JOHN V. The great green land grab[EB/OL].

- (2008-03-05). <https://chinadialogue.net/en/nature/1774-the-great-green-land-grab/>.
- [14] KRISTEN L, PETER W. Carbon colonialism and the new land grab: plantation forestry in Uganda and its livelihood impact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4, 36:13-21.
- [15] WORLD BANK. Databank [EB/OL]. (2022-04-11).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 [16] ELENI P, ANA R N, MICHAELA S. JRC statistical audit of the 2020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R].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0.
- [17]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New report shows just 100 companies are source of over 70% of emissions [EB/OL]. (2017-07-10).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media/new-report-shows-just-100-companies-are-source-of-over-70-of-emissions>.
- [18] WORLD ECONOMIC FORUM. How to spot greenwashing - and how to stop it [EB/OL]. (2021-05-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5/how-spot-greenwashing/>.
- [19] THE U. 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EB/OL]. (2022-04-11).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111hr1enr/pdf/BILLS-111hr1enr.pdf>.
- [20]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Newdeal date [EB/OL]. (2022-04-11). <https://www.knewdeal.go.kr/>.
- [21] SIDDHARTHA DABHI. Where is climate justice in India's first CDM project? [M]// STEFFEN B, SIDDHARTHA D. Upsetting the offs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rbon markets. London: Mayfly Books, 2009.
- [22]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 臧佩洪,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3] 胡剑波, 王楷文. 碳达峰目标下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4(5): 62-73.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26] JOHN B F. Marx, value, and nature [EB/OL]. (2018-07-01).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8/07/01/marx-value-and-nature/>.
- [2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8] 习近平.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7-19(01).
- [29] 习近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 [30] 乌尔里希·布兰德, 马尔库斯·威森. 郇庆治, 李庆, 译. 绿色经济战略和绿色资本主义[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10): 22-29.
- [31] ARNIM S, COURTNEY W. Forest plantations and climate change discourses: new powers of "green" grabbing in Cambodia[J]. *Land Use Policy*, 2018, 77:9-18.
- [32] 习近平.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2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The Appearance Context and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Capitalist Green Grabbing: On the Chinese Plan for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O Pei, TIAN Anq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Green grabbing is a manifestation of green capitalism, which superficially uses privat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o protect ecology, but essentially plunders ecological resources into capital.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mergence of green grabbing i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apital in time and space under the pretext of green, the times context of the emergence of green grabbing is the spread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the brutal growth of capital, and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the emergence of green grabbing is the birth of the green capitalism theory with the purpose of reforming and whitewashing. In fact,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banner of resource protection, green grabbing has realized the priva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to the ecological field, and causing capital to monopolize ecological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logan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has led to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enjoyment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ecological gap between countries and people caused by the wealth gap has become more pronounced.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and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 has submitted a unique green plan to the world. In theory, China has creat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everaging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 and emphasizing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and justice. In terms of system,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consolidated the economic system dominated by public ownership, and systematical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In terms of mechanism,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sound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dvocating for green production, green consumption, and green living. Internationally, China is building a global ecological community, promoting global ec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and addressing th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ecological issues.

Key words: capitalist green grabbing; green capitalism; green transform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